

|烟火琼崖

感城行记

■ 冷阳

从海口沿环岛西线南行，过儋州，越昌江，山峦渐退，平野铺展，椰林与蕉园交错绵延，凝成一片浓绿。阳光灼热，风里裹着草木蒸腾的甜润气息。待“东方”的路牌闪过，我方知此地由来：西汉元封元年设九龙县，后世因县治设在东方村，村名升作县名，竟让整座城冠上“东方”二字。东方村本在东部山区，这一命名倒像天意与人愿间一个温厚的玩笑，藏着两千年的岁月苍茫。

而我要寻的感城，比这名字更古老。

感城乃东方市南部古镇，其名得自“感恩县城”之简称。隋大业三年，朝廷于九龙县故地置感恩县，因感恩河赐名。明正统年间，县治迁此，筑土为城，感城之名流传至今。两千余载，自九龙而感恩而感城，地名几经更迭，如古印反复摩挲，字痕渐深，笔画渐钝，而山川未改：西临北部湾，东倚九龙山，感恩河款款流过，终入南海。我走在镇中街巷，青石板已覆水泥，老墙苔痕犹在，榕荫筛下碎金。镇子安安静静，时光仿佛比别处慢半拍，颜色让人愿停下来，听风穿过蕉叶的声响。

到感城第一件事，便是看海。

感城港湾岸线绵长，二十余里壮阔铺陈，感恩角如巨鲸舒鳍，将港湾分为青草湾与感恩渔港。午后日头高悬，海水蓝得近乎不真实，那是孔雀石粉末溶进了深水，既深邃又轻盈。远处渔舟点点，近处浪叩礁石，节律轻柔如大地呼吸。海边小渔村紧挨感恩河入海口，几十户人家，门前晒网，空气中飘着鱼干与海盐的混合气息。村中老人说，此河古称雨龙江，曾是感恩八景“龙江渔钓”所在。清代岁贡麦穗有诗：“独钓一竿月，长随万顷川……谁识龙江趣，鲜鱼味更鲜。”我立于河口，看河水海水交汇成一脉青碧，淡水来自山间，咸水来自大洋，彼此纠缠着推向远方。恍惚间，仿佛看见几百年前亦有垂钓者坐此岸边，竹竿甩处，钓起的不是鱼，而是一川烟波，一弯冷月。时光的隔阂，被那一抹水色悄然消融。

离港湾，沿感恩河溯流而上。两岸是感城人世代耕作的感恩平原，百万亩沃野稻禾青青，瓜果垂枝，农人戴斗笠弯腰劳作，身影映在水田里晃动。向导遥指通天河村，说通天河发自睦牛岭，蜿蜒至新龙港入海。河不长，名却气派，似真能通达九霄。村舍前后种着木瓜香蕉，青果藏于阔叶间，风过露出半张脸。空气浮着甜丝丝的果香，混着泥土的味道。我在村口老树下歇脚，地上落着熟透的芒果，金黄灿烂，拾起掰开，汁水顺指缝淌下，甜得沁人心脾。

真正令我驻足良久的，是华侨农场。

农场在感城镇北，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安置越南归难侨而建，如今住着七八千人。十五年前，我作为企业创办人之一，曾在农场柴头村开荒种蕉，度过五载难忘岁月。与我们同耕的还有许多越南归侨，其中一位姓陈的老人，黝黑面庞布满沟壑般的皱纹。他说初来时，农场尚是荒坡，茅草比人高，野藤缠得迈不开步。众人砍树挖根，犁地耙地，硬从荒芜中辟出数千亩良田。海南阳光足，雨水丰，香蕉长得飞快，从栽苗到采收不过一年光景。每天清晨扛锄下地，傍晚收工回舍，满身汗渍，皮肤晒得黝黑，可望着一排排蕉树从膝盖长到比人高，宽大叶片在风中翻涌如浪，心里便生出踏实的欢喜。

劳作间隙，我常与归侨们坐在田埂上歇息，身旁还有从广西来的务工者。海风自北部湾吹来，带着咸润气息，把阔大蕉叶吹得哗哗作响，像一片绿色海啸。归侨们说起漂洋过海重返祖国的经历，语调平淡，仿佛讲旁人故事。但我能看见他们眼底偶尔闪过的微光，那是历经劫波后的沉静与坚韧。那一刻我明白，这片土地于他们而言，不是一个地名，而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归宿。他们在这里重新生根，重新抽枝，用双手把自己种进了红土。

离开感城前夜，我又去了海边。夕阳将海面染作金黄色，波光粼粼，碎金万点，铺至天际。远处白色风车缓缓转动，叶片划破暮空，如巨人温柔的手指；近处渔船归港，桅杆挂着湿网，水滴在斜阳中闪烁如碎钻。感恩河静静入海，淡咸水交汇处泛起浅浅界线，旋即被潮涌抹平。这条河像时光的纽带，串起九龙县的传说、感恩县的文脉，也串起华侨农场里那些异国归来的漂泊者。

潮水涨退，感城港湾泛起层层波纹，仿佛岁月写下的行书。



翩跹白鹭飞。 AI绘图/陈海冰

一岁月山河

白鹭飞

■ 萧烟

柄和叶脉带有一点红色，整树则给人绿意盎然的感觉。红树喜好咸涩的海水，成种群分布，种子就在枝头萌芽，直接生成小苗，到成熟时再脱离母株，垂直坠落到根部的泥滩上。在河流和海浪的冲刷中，不知有多少株小苗被冲走，像泥沙一般葬身水底；总有几棵顽强的小苗在泥层中扎下深根，然后茁壮成长，长成了生命大树。

通过与流水和浪花的博弈，红树生成了呼吸根和支柱根，绿色枝叶得以超出水面，迎着阳光尽情舒展，生命得以升华。支柱根在主干底部不断生成，纷纷扎进泥层，共同支撑起蓬勃发展的身躯，不断向四周扩张，形成“独木成林”的景观。无数个个体，汇成了红树林大合唱，形成“海上森林”的诗意景观。呼吸根则多悬于枝干之上，质地疏松，可贮藏空气。红树的枝叶能析出盐分，吞吐空气，使红树在植物界显现出独特的生存智慧，得以

人生况味

辣与鲜的和解

■ 郑建峰

厨房只有五平方米，却装下了三十七年的山河与潮汐。

灶台左边，是妻子从岳阳老家带回来的剁辣椒，坛口封着一层殷红，像一封迟迟没寄出的家书；右边，是清晨从第一市场拎回的马鲛鱼，还挂着海的咸湿。湘味和海味在同一口铁锅里相逢，谁也没驯服谁，只在日复一日的锅勺起落间，慢慢达成了沉默的和解。

1990年，我来到三亚。那时只觉得大海蓝得太辽阔，不像真的。后来成了家，妻子也是岳阳人，才慢慢发觉日子终日浸在水里——洗菜、煮汤、给孩子洗澡，仿佛这座城的一切都要先过一遍海。洞庭湖与长江的水浩荡雄浑，裹挟着湘北泥土的脛甜；三亚的海蓝得通透，风里满是海盐颗粒，落在嘴唇上，微微发涩。两种水域的记忆在我们身体里冲撞许久，直至这间厨房，成了二者慢慢对话的地方。

刚安家那阵子，妻子习惯用湘菜的方式料理所有海产。马鲛鱼重盐腌透再煎，煎到两面焦黄，油脂在锅里噼啪作响，满屋都是浓烈的咸香；生蚝必须铺满剁辣椒才端上桌，红油浸透蚝肉，吃一口辣得额头冒汗；就连海螺汤也要撒一把紫苏提味，辛香盖住了海螺本身的鲜甜。浓烈的辣味能驱散热带黏稠的陌生感，仿佛这样，我们依旧站在洞庭湖畔那间烟熏火燎的伙房，窗外是连綿的稻田，灶膛里烧着松柴。那时，厨房是一处固守的角落，湘味是我们自我保护的屏障。妻子常说，菜不辣，日子就没味道。

不知从哪一天起，这层固守的屏障裂开了缝隙。或许是某个加班晚归的雨天。冰箱里只剩一条鲜鱼、半罐剁椒，紫苏用完了，妻子翻遍橱柜也没找着。她站在灶台前愣了几秒，忽然想起对门嫂子前几天送的酸橘，黄澄澄地搁在阳台角落，差点忘了。她切了几片丢进锅里，和剁椒一同焖煮。我在客厅写材料，闻到一股从未有过的香气——不是剁椒单独在锅里的冲辣，也不是酸橘切开时的清冽，而是二者相遇后生出的一种温润的、带着回甘的气息。

鱼出锅时，汤汁微微泛红，酸橘的薄片浮在表面，像几枚小小的月亮。妻子夹了一块鱼肉递给我，自己也夹了一块。我们对视一会儿，都没说话。舌尖先触到剁椒的咸辣，紧接着酸橘的果酸涌上来，将辣味轻轻包裹，最后留下的是马鲛鱼本身的鲜甜——那种只属于南海的、清冽而厚实的鲜。

那一顿饭吃了很久。雨还在下，厨房的灯昏黄，妻子把剩下的酸橘切片码在碟子里，说：“明天煮虾也放



《热土·共生》(油画) 云维英 作

两片试试。”

自此之后，厨房不再是僵持的阵地。妻子慢慢学着倾听食材本身的气息。白灼虾端上桌，旁边只放一小碟辣酱，她不再把辣酱浇在虾身上，而是说：“你蘸一点就行，别盖住了虾的甜味。”糟粕醋火锅沸腾时，她丢入几颗小米辣，酸辣兼具，不失海域风物的柔和。蒸水蛋时，她常会淋一勺豉油，再点几滴老家带来的茶油，金黄的蛋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油花，透着点秋光般的温润。

女儿三四年级来到三亚，自小熟悉的便是南海的咸鲜。她偏爱白灼虾、清蒸石斑，时常觉得辣炒海螺滋味过重，吃两口就放下筷子。起初妻子时常感慨孩子不曾体味故土风味，语气里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落寞。她偶尔会特意炒一盘辣椒炒肉，夹一块放到女儿碗里，女儿皱着眉吃完，说：“妈妈，明天还是吃虾吧。”妻子便笑笑，不再说什么。

女儿上小学那年，学校让写“家乡的味道”。她趴在餐桌上写了一下午，写完递给妻子看。妻子接过来，我在一旁叠衣服，余光看见她读了两行便停住了，目光定在纸面上，很久没有翻到下一页。我走过去，看见女

在其他树种无法扎根的咸水中开疆拓土，占领地盘。

三亚东西二河的红树林绵延达十余公里，构成了独特的城市风光带。河水随着潮汐而消涨，密密麻麻的支柱根时而泡在水里，时而露于泥滩，引来无数的小鱼小虾，源源不断地为鸟类提供了食物。

白鹭洁白轻盈，姿态优雅，在两河四岸的红树林中栖息飞翔，成为“城市精灵”。茂密的红树林，总能看到大量的白鹭伫立枝头，在绿色帷幄中气定神闲；一有情况，即刻轻盈地飘过水面，投下惊鸿一瞥……

白鹭虽属候鸟，在三亚却常年可见，其中的黄嘴白鹭属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。白鹭是从大陆腹地飞来的候鸟，多呈季节性迁徙的特征，三亚成了它们的第二故乡。2000年3月，政府在红树林保护区基础上又设立了鸟类保护区，东西二河各长约6公里，宽100米—300米。随着红树林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，三亚河的生态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提升。跟“候鸟”人群一样，白鹭作为真正的候鸟拥有了稳固的领地，三亚成了它们的诗和远方。

三亚城市本身，一如红树林的成长，最初就是在人迹罕至的滩涂地带展开建设，以河口的渔村为中心向四周扩张，最终建设成了中国著名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，居民来自五湖四海，三亚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移民城市。优美的河海景观，温暖宜人的气候，沁人心脾的空气，让度假人群也像候鸟一样飞来，展开了季节性的诗意栖居。在三亚，人们彼此尊重，陌生而友好，构成了这座城市的休闲基调。每一个冬天，“候鸟”们都珍藏了满满的阳光，还有海涛的交响。他们漫步三亚河两岸，看到红树林间白鹭飞，顿然有一种超越物类的同呼吸共命运。白鹭和红树林和谐共生，也在这座城市中呈现出生命的精彩。不论人的世界还是动物世界，只有彼此尊重，我们的城市才会更加和谐，三亚带给人们的记忆也就更富有情韵。

|佳节词话

立秋

■ 祛魅

母亲说，今日立秋，我看了一眼手机，气温三十七度，湿度百分之六十五。日历上确实写着：立秋，八月七日。

蝉还在叫，从早到晚，声音没有断过。我走到阳台上，能看见对面楼顶的水泥地泛着白光，热浪从地面升起来，空气是晃的。

立秋这天家里照例要炖肉。小时候，母亲清早去集市，挑一块五花肉，买回来炖。母亲先是把肉洗净切块，入锅，放一根打结的葱，焯水，浮沫撇干净。捞起重新下锅，加酱油、八角、姜片、几粒冰糖。灶膛里柴火不大不小烧着，铁锅咕嘟咕嘟地响，肉香从厨房漫到院子里，然后进了堂屋。

我蹲在灶膛边看火。热，脸上汗一直往下淌，但不想走。母亲拿起铲子翻了翻锅里的肉，说这是贴秋膘，苦夏人亏空，要补。我问亏空是什么，她说就是瘦了，没力气。我低头看了看自己，没觉得瘦呀。我只知道肉香，闻到那个味道，胃里就空落落的，像在催，几条馋虫在肚子里横冲直撞。炖了大概一个多钟头，肉收汁，颜色酱红。母亲盛一碗，递过来。我坐在灶边的小凳子上吃，连汤带肉，几筷子就没了。母亲又添了小半碗，说慢点，烫。

午后吃西瓜。瓜是赶集时买的，沙瓤，铺在竹篮里拎回来。母亲用菜刀切开，红瓤黑子，汁水渗到砧板上。她说这叫咬秋，老辈人传下的说法，能去暑气。我坐在门槛上啃，瓜很甜，凉丝丝的，但咽下去之后身上依旧冒汗。西瓜皮扔到院角的猪槽里，上面还粘着几粒黑瓜子和一层薄薄的瓤，一群鸡鸭和两头猪抢着那些瓜皮吃。

立秋之后，天还没有凉。中午的太阳和夏天时的没有两样，照日很毒，黄土铺的地面依旧晒得很烫，穿着鞋依旧感觉热气往上冲。我问母亲怎么还这么热呢，她说立秋之后，秋老虎还要闹一阵呢。我又问秋老虎什么时候走，她说处暑吧，到了九月就好。我不信，偷偷翻了一下墙上的老皇历，立秋那页后面跟着一页又一页，都印着同样的天气符号。翻了半天，也没看出凉快在哪。

后来上了中学，住校，立秋在学校过的，食堂没有炖肉，也没有西瓜。同学们没人提起节气的事，大家都在赶作业。我看了一眼窗外，太阳很大，操场上没人。

长大了，去很远的城市里打工。超市里西瓜一年四季都有，冷柜里冻着切好的盒装瓜，用保鲜膜蒙着。猪肉随时能买，精致地装在泡沫托盘中，覆着保鲜膜，上面贴标签和价格。立秋这天，办公室里开空调，二十度，我穿着长袖衬衫。没有人提贴秋膘，也没有人提起咬秋。午休时打开手机，看见了节气推送，点进去，是一篇图文，讲了立秋的起源和民俗。往下翻了翻，没有看完，便锁了屏。

再后来每年立秋，有时记得起来，有时记不起来。记起来的时候，往往是看到朋友圈有人发“今日立秋”，配一杯奶茶或者别的什么。我点了一个赞，翻过去。想起小时候的灶火、铁锅、西瓜皮，也没什么特别的感慨，就是记得那档子事。像记得一个很久没见过的朋友，名字还在，脸有点模糊了。

今年立秋的傍晚，下班，从写字楼走出来，太阳还没落，斜挂在两栋楼之间，阳光还有点刺眼。最后我沿着绿道走了一段路，衬衫后背仍有有点湿漉漉的。忽然一阵风迎面吹过来，衣衫随风摆了摆。皮肤上有那么一瞬间，不再是黏腻的热，而是一层薄薄的凉。也就一两秒，风过去了。我又走几步，风又来了，还是那样，淡淡的，稍稍即逝的。

我没有停下来细想什么。只是继续走，走进地铁口，刷卡，进站，等车。屏蔽门上映出模糊的影子，忽然发现衣衫还没来得及换。

地铁缓缓驶入站台，我这是想去哪？

风已经把答案吹过来了。方向变了，该回家了。



投稿邮箱 hnrzpb@163.com